

□散 文

虫鸣心欢

张光恒

虫世界里，许多虫儿一起鸣叫，会聒噪成生命的热烈。

阳光下田野里，蝈蝈儿、黄蛉、绿金钟、螽斯，叫得活泼生动，飞扬大方；虫鸣心欢，它们欢唱，欢唱成千军万马的声势浩大，引人注目。

月光下，斗蟋、油葫芦，纺织娘，叫得婉转悠扬，情思悠远。温润的天光里，那些瓦砾、柴草堆里面的虫子，声达四方，随着地气上涌，如潮水般漫到人们耳际边，嘈嘈切切，明明暗暗，强强弱弱，高高低低，音质清脆悦耳，声调美满动听。

虫鸣声杂，吱吱，唧唧，切切，嗡嗡……各种曲调，各种音色，一直钻到人们心里去。一个在乡间居住、田间劳动的老农，会被唧唧切切的虫鸣声打湿心头。

乡邻老张头，是一个老教师，六十多岁了，在村子里的人外出打工、都走光了情况下，他仍然坚持在老家，种自己的田，吃自己的饭。常见他佝偻着腰，站在地头上，田野里来去自由的风，把他发白的汗褂子，吹得刷刷啦啦地响，并

扬起来，像一面飘扬的旗。

每天，老张头都如对待亲人般侍弄自己的田地。他弯下腰用锄头，很有节奏地锄地，刷刷刷——刷刷刷——地瓜地里的草被成片锄掉；他轻柔地将爬到地面上的一只吱吱叫的绿蝈蝈儿，甩到地瓜叶子上，再用锄头移到一边去。

虫鸣自然成了老张头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他曾经对我说过，说他早就习惯了村子里虫鸣的声音，如果听不到家里床下蟋蟀的叫声，就会大睁两眼成宿成宿地睡不着觉。说着说着，他忽然撮起嘴唇，模仿着蟋蟀，很神往地唧唧唧吹了几声，我看见，他那一双望着远方的浑油老眼湿润了，我想一定是虫鸣的温柔和对虫鸣的念想，湿润了老人的眼眶。虫鸣幽远，虫鸣窸窣，能被虫鸣润湿眼眶的人，一定是一个离故乡近、离异乡远的人。

齐白石老人善画鸣虫，《蟋蟀图》是其名作。草棵间，黑色的蟋蟀头颈相交相对，明亮的眼睛里透着神气，蟋蟀触须皆伸张，蓄势探寻，大腿弯曲，是在用

力鸣叫示意。齐白石老人出神入化，他纸上的蟋蟀，形神兼备，活灵活现；活力与张力，扑面而来，唧唧唧的虫儿鸣叫声，也似乎要破纸而出。

虫鸣，乡村的天籁，虫声欢畅的时期，是金秋季节。

田野里，绿色的植物恣意生长，植物间，有许多叫不上来名字的虫子，你方唱罢我登台，鸣叫的调子各异，高低不同。精力充沛的虫子们，在绿色庄稼的庇护下，日夜狂欢，汇成了一片虫鸣的乐海。

挽着裤脚的农人，走进田地，也就一脚跨进了虫鸣的海洋，容易被发现的是蟋蟀，黑黑的身子，大牙外露，触须紧张，有大将的风采，蟋蟀与田野绿色的底板对比强烈，它唧唧吱吱地叫着，从一片庄稼叶子上跳到另一片庄稼叶子上，显眼易找；不容易发现的是蝈蝈儿，与庄稼叶子一色，容易隐蔽，它窝在绿叶底下，借助相似颜色的掩护，嚣张地发出吱吱声，似在向周围挑衅。

“啾啾唧唧夜绵绵，况是秋阴欲雨

天。”一千多年前，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，心情暗淡，这是他一生中的低谷。秋夜独坐，听虫声唧唧，绵绵长夜身心无处安放，秋雨欲来，才一人的他，只有暗夜的虫鸣与之相伴，他意识到，朝堂上的黑暗，一如这长夜般漫长。这位大诗人心灰意冷，唧唧的虫鸣，给他孤寂的内心，又添了一抹森森凉意。

张潮在《幽梦影》里说，“春听鸟声，夏听蝉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，方不虚此生也”，秋听虫声，当真听的是一腔清凉与静谧。

某一日，我与友人在异乡的农户家居住，前窗前是一条明净的河，后窗后是一片主人开垦的小菜园。入夜沁凉，菜园虫鸣和河岸虫鸣声渐起，互相应和，再而虫声如潮，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，随风涌进窗内，夜露般打湿人一身，这让我们，很快酣然入睡，虫鸣，让人心生静气，内心安然。

虫鸣嘈杂，虫鸣心欢，湿漉漉的虫鸣声里，分明有中国人独有的乡思乡愁，蕴含其间……

□诗 歌

暮秋辞(外二首)

熊 轲

山河悠悠染尽霜华，寻一段秋辞
对西风落叶缓缓吟唱，生命
底色中，拥有清冷浪漫的风韵
经历麦浪的斑斓丰硕，越钟情烟火
经历红枫的相思缱绻，越渴望归影
温煦的灵魂满怀期待，纸笔间
萦绕清欢之醉，心头涌起感动

晚秋诗与忆

远山朦胧，静品金秋璀璨华章
便渴望与友人邂逅，酬唱万千风韵
临窗凝眸，在秋风中写下多情笺语
读懂人间一梦，涌起淡淡的哀愁
记忆中的一路斑斓，将灵魂渲染
神清气爽，获得宁静、确幸、满足

□诗 歌

像枫叶一样

贺红岩

暮秋时节秋意浓
落叶纷飞舞秋风
每一枚落叶都是灵动的舞者
展现一种生命的精彩

深秋的枫叶
像是燃烧的火焰
舞在秋风中
宛如热情奔放的灵魂

每一片枫叶
都是一个独立的舞者
像一群喜欢鲜艳的小姑娘
在秋风中尽力表现自己的美

慢慢享受平凡，恋一场晚秋诗意

心醉秋韵

常怀感动，渴望将秋韵谱成协奏曲
当缕缕秋光照亮灵魂，
心被简单占据
钟情一片山雾、一丛蒹葭、
一朵晚菊
悄悄记录时光，
体悟生命的纯粹滋味
不舍与期望交织，万千心意酝酿
红墙黛瓦间光影斑驳，
遇见枚枚红栊
在慢时光中凝眸，
祈一份吉祥平安

□诗 歌

秋日感怀(外一首)

王永祥

明日老夫又返杭，屈居异土度时光。
青天啄上燕飞早，花果园中蝶采忙。
良渚难观方竹翠，西湖休品豆杞香。
金窝哪有草窝暖，任我逍遥任我狂。

梦

曾经梦想倒骑驴，躲进深山小草庐。
早上凭栏观雾海，晚间伏案品经书。
门前遍植桑和梓，园内广栽花与蔬。
可叹凡夫非野鹤，屈身尘世俗无余。



大美阿勒泰

吴雨田 摄

喜欢在深秋去看田野里的柿子树。几枚柿子星星点点地挂在枝头，暗暗的，旧旧的，像幅怀旧的画儿。

郁达夫先生曾说：“山上的红柿，远处的烟树人家，郊野里的芦苇黍稷，以及在驴背上驮着生果进城来卖的农户佃农，保你看一个月也不会看厌。”格外喜欢柿子的形状，扁扁的，圆圆的，刚摘下来的柿子略带干粘的柿蒂，似乎是在竭力地留住生命的绿意，而因为干粘，柿子更显得朴拙可爱。

喜欢山野中的柿子，初冬时，有些荒凉而落寞。只有柿树上的柿子，依然用最热烈的橘色装点着黛色的山野。如果突遇小雪，雪花洋洋洒洒地落下。天地间一片雪白，唯有橘红色的柿子，顶着一小朵雪花，像是幸福的雪娃娃。如果在北方皇家的朱红色墙壁外，有一株柿子树，朱红与金色间，那星星点点的小灯笼柿子，让古典中更增加一份亲切感人。如果你恰在初冬，行走在江南水乡，那白墙黑瓦的水墨画中，突然有了

□散 文

“柿柿”如意

王南海

一份柿子红，那么抢眼，那么惹人喜爱。

村落人家，更喜欢柿子，因为柿子代表了“事事如意”。他们在房前屋后，村寨的小路上，到处种满了柿子树。古老的庭院间，青瓦旁，粗壮的柿子树夏天绿荫遍布，冬来成花。房前屋后的柿子红透了天，那一个个又大又红的柿子，仿佛正笑意盈盈地望着我们。当柿子熟了的时候，他们把柿子摘下来，一排溜儿摆在窗台上，软一个，吃一个，格外惬意。

尝一个熟透了的柿子，轻轻地掰开，橘红色的柿肉里，竟然有好几个软软滑滑的“小舌头”，软软糯糯，入口香甜爽滑，凉爽甜蜜，真是甜到了心底。这

种感觉，没有任何一种水果可以与之媲美。吃柿子的时候，不必优雅，要真实爽快地吃。不管是否弄了个大花脸，美美地吃柿子才是最重要的事。

当地人手极巧，捡个艳阳天，当地人开始做柿饼。人们把这些红彤彤的大柿子去了皮，放在簸箕里。巧手的女人把柿子一个挨一个地串在绳子上，一串一串地挂起来。整个村子里，到处像是过节一般，热热闹闹地挂满了柿饼。那柿子像是算盘珠子般，圆圆润润的。晾晒了几天，人们就要用手把柿子捏扁。很奇妙的是晒干的柿子，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霜，白花花的一层。这时节，你吃一个，既不干硬，又多了熟柿的嚼头，甜得

恰到好处。

小时候，最喜欢深秋去摘柿子。有人人会心急地爬上树上摘柿子，有的制作一个网兜套柿子，人们小心翼翼地摘下柿子，高高长在枝头的柿子，需要用长长的杆用力地打。这时候，柿子就会像落雨一般“叭”地落下来。如果柿子是硬的，还会蹦蹦跳跳，三滚两滚地躲到草丛里去，仿佛在和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。我们仰脸看着，等柿子划着漂亮的曲线落下来时，眼疾手快地去捡起来。

有的柿子已经成熟了，“叭”地打下来后，就变成一个被摔扁的烂柿子，我们就长长地叹息着，一边说：“真可惜啊，这个大一个柿子。”可是，不久我们又惊喜地发现，美味的柿子成了鸟儿的美食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柿子因为谐音，代表了“事事如意”。我凝望着窗外田野里，几株寒冬中的柿子，几枚落柿在风雪中摇摇欲坠，冬天来了，一切会“柿柿”如意……

出人意料

蒋 寒

一样无所事事的同龄人了。

“像他那种情况，正常的，退下来早就销声匿迹了，还取这样‘此地无银三百两’，反其道而行之！他要么是高人，要么……”老李冲车窗外小声嘀咕。

老侯再白他一眼，没用。下了车，狠狠地拽了他一把，像在课堂上批评学生一样：“李大处长，我看你就该向他学习，找点事干！闲下来就是非多。”

到闺女家，老李才为闺女口中反常的纪副局长为之一振，那家伙，原来还真是个奇葩啊！不仅是他退休后去了当了清洁工，而且在位时，据说还经常写点打油诗。难怪他的仕途卡在在了副局长位置上，上不去，直到退居二线。可是，写打油诗跟当清洁工也没有必然联系啊……

“副局长退休之后干清洁工，确实另类。”闺女也不解，“也许老爸说得没错，他这样的确是在掩盖什么，至少是在伪装。”

老李神气地看了侯老师一眼。老侯没好气地哼了一声。

“他在伪装啥呢？昭告世人，他自始至终都是心里装着百姓的公仆！或者是向人们努力证明，他到哪儿都是一个个脚踏实地的人！”

“闺女说得没错，这恐怕就是他纪副局长的高明之处。不过也是拙劣之举。因为这样反而弄巧成拙，让大家感到别扭了。”

“一个五样！”侯老师愣父女俩一眼，没用。

“老爸，你说他这样到底是图啥呢？”

“你刚才不是一针见血了吗？”

“你也认为，她这是在掩盖什么？”

没完没了。侯老师本打算在闺女家待几天的，临时决定，第二天就回，还找了充足的借口。让老李有些失落。

第二天返回小区，老李见纪副局长正在清理地上的垃圾，用专业夹子认真地掏着树下的冰棍条，还不得不下车，伸出两根指头，将其夹起。很从容。丝毫不顾邻里的目光。视线除了在地上，也不乱飞舞。真可谓是接了地气。

“老李，这儿——”小区凉亭里，老关直冲他招手。

侯老师白他一眼，扔下他，独自回家了。

凉亭里坐着好几位无聊的老头儿，有的正冲着默默劳动的纪副局长指指戳戳，有的拄了拐杖了，有的还傻傻地一脸坏笑。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征文

中国天气·二十四节气研究院安徽分院
淮南师范学院二十四节气研究院
淮南日报社

联办

霜降节气，我去公园溜达，看草木大多染霜萎靡，而那木芙蓉，迎着晓霜寒风，开得俏似佳人，色艳倾城。宋代晏殊有一句“芙蓉一朵霜秋色”，让我想那芙蓉花开，被寒霜染出的秋色，不是清寒的，而是浓艳的，有着浪漫情怀，袅袅风姿，醉心的迷态。

那湖畔木芙蓉，在雨后霜染里，着意盛开，犹如春风桃李，映红染白，开得不屈不挠，经霜犹盛。它是风骨之花，也叫拒霜花，临寒不畏，品行可贵。可是，那水芙蓉荷花，不会拒霜，是水中娇人。木芙蓉不同，它在岸上，任寒风吹打，花开不乱，容颜富丽妖娆，风华绝代。杨万里曾诗云木芙蓉：“风露商量借膏沐，燕脂深浅入肌肤……”字曰拒霜浑不恶，却愁霜重要人扶”，写得充满了人性化色彩，让木芙蓉花，在寒霜天地间，有了娇态，也有了迷态，还有了惹人怜爱的纤弱情韵。

看着那木芙蓉，我想古人说她拒霜，可是她分明是喜霜的。深秋，水芙蓉花凋残了，而木芙蓉各色娇柔，其态多姿，不惧寒凉天气，霜染后开得更欢更喜，更加喜气洋洋。宋朝苏轼在《和陈述古拒霜花》中写道：“唤作拒霜知未称，细思却是最宜霜。”说的正是她喜霜品性，那木芙蓉是木本，不同于水芙蓉、菊花等草木，她的宜霜之性，是她独有的风骨，诱人的魅力。

事实上，木芙蓉的喜寒之性，是分地区的。四川成都称“蓉城”，那儿的木芙蓉最多，为市花。有人说，“城中蛾眉女，芙蓉不耐寒”，那木芙蓉不耐寒习性，是在长江以北，且指

植株易冻死，而不是花朵。而在江南，百花凋谢时，木芙蓉傲霜绽放，是可以耐寒的。

《红楼梦》中，晴雯死后，小丫鬟告诉宝玉，晴雯做了芙蓉花神，宝玉便在木芙蓉下写下骚体诗《芙蓉女儿诔》，并称赞晴雯：“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，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，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，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。”那晴雯，有着木芙蓉花般的容貌娇美，毫无奴颜媚骨的可贵品德，敢于抗争风霜的刚烈性情。曹雪芹借宝玉之口，表达了对晴雯的赞赏、也写活了木芙蓉的凌霜气节。

我在水边，看无数枝木芙蓉盛开，那寒霜染成的胭脂色，淡淡相宜，恰似美人初醉，青镜里的容色娇人，有着慵懒娇憨的情态，迷倒万人的秋色风光。我想在天气寒凉之时，温一壶酒喝上几杯，最好邀挚友共饮，看着窗外湖岸上的木芙蓉花，嫣然盛放，那醉人的景致是喜迎秋风，占尽了天地风光，寒秋灼目喜悦。

寒露时，我每天走在湖畔，看那木芙蓉花开花落，经久不败。那花蕾，在雨天收紧，像一个个紧绷的棉花球，口齿微开，不卑不亢，神情让人怜爱。可是，只要阳光明媚，那些花蕾迅速开放，姹紫嫣红，让人赏心悦目。我想，那雨天收紧的花蕾，是一种抗霜般的可贵品质，临危不惧，自我保护，让生命张弛有度，积蓄力量。看着那木芙蓉，在阳光下盛开，像色彩点燃的焰火，盛放的娇艳风光，让我神志飞翔，欲罢不能。

以木芙蓉花为食材，有一道菜很有名，叫“雪霞羹”。此汤羹，在宋代美食家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中记载：“采芙蓉花去心蒂，汤焯之，同豆腐煮，红白交错恍如雪霁之霞，故名‘雪霞羹’”。那汤羹，不要久煮，否则汤色就不雅观，营养也有所损坏。那汤我喝过，汤色美如霜雪映霞，爽滑可口，在深秋喝上一碗，心情好了，身体也舒爽了。